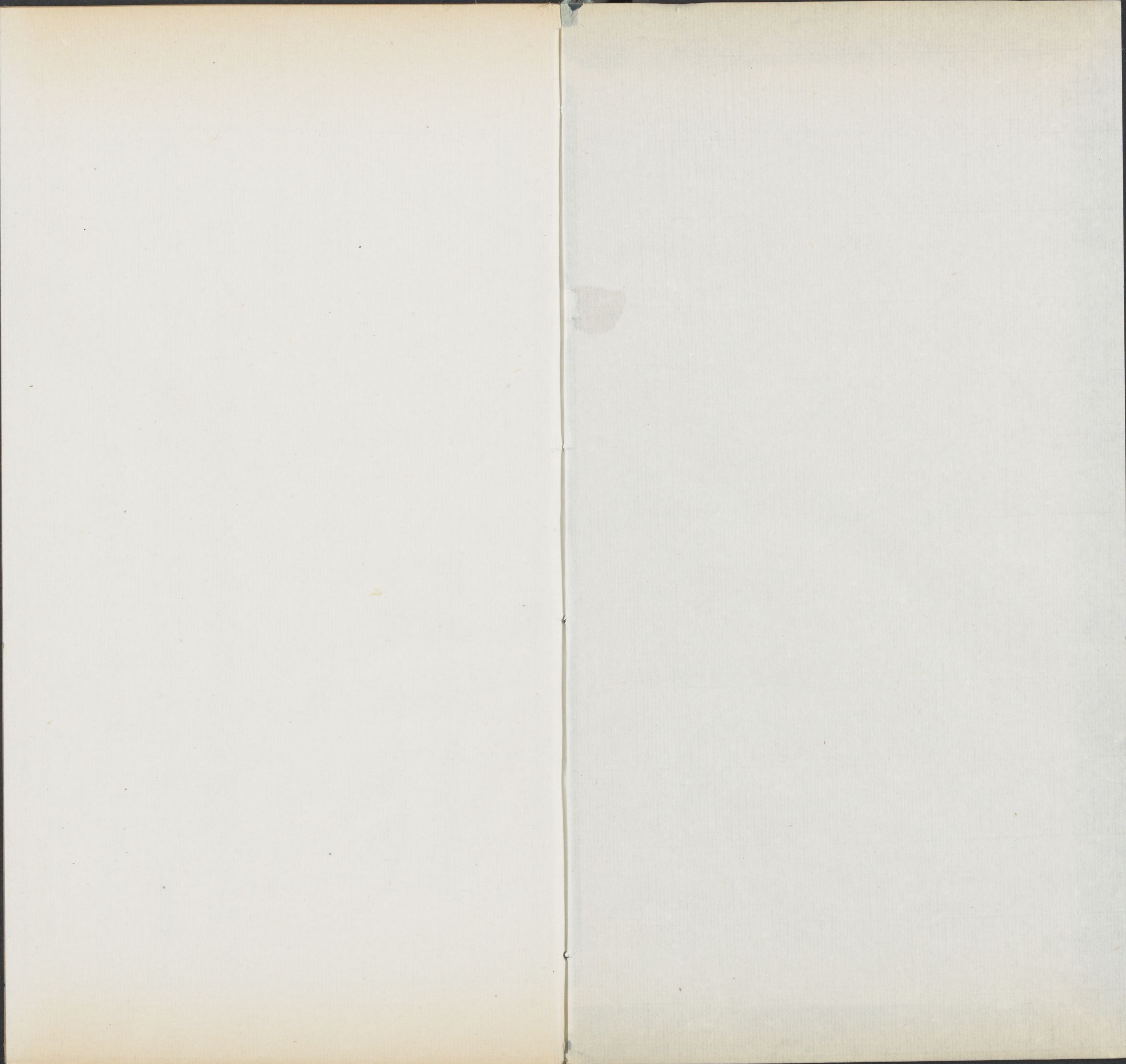


T 9299/0133

10



卷之十

士行類

士習

商施厚澤  
吳隊  
台  
侯  
則  
正

日昔，冠人名士，身不令，勤業不息，厥處則，理察出則，  
依光而士，常為天下重，此從，行無所，寸舌，兵，論而士，  
始為天下畏，心，務，繫，保，身，審，委，婦，而士，始為天下輕，  
博，世，試，時，幸，悲，清，談，而士，始為天下仇，雖其，情，正，故

急覽類編卷之十

士行類

士習

自昔魁人名士。身不舍端業。不息版處。則埋照。出則依光。而士常爲天下重。比從衡。蠶涌。寸舌兵端。而士始爲天下畏。曳裾絜楹。穿窬妾婦。而士始爲天下輕。憤世嫉時。萃羣清議。而士始爲天下仇。雖其邪正岐

閩施澤深厚甫纂述

吳陳 台鼎侯閱正



衷賢否岐品。然士變之槩可睹矣。明興列聖重士。羣士響臻。每按輪翮於國史。輒令人有含精苞曜之思。今士之修姱非乏。然間有志往荒沈。行矜汎剽。學未傾瀝液。而以寒號之鳴。驚詫於作者。識未厠鑑。僭而以榆枋之智。掎擊乎先儒。迎機怵迫。趨起偃僕。是陽喬之吸也。謠詠發機。陸離上下。是鶉鳩之呼也。眦眦撰呈。乘輿謁而竊投。媒譽緄爲公舉矣。刺刺鋒協。嫁剝床而求解。棘猴認爲憐膚矣。甚者借叢神以恣其暴。誘鷓啄以售其貪。彼規行矩步者。方晝閉郊扉。

惟恐不深。而一二戇直之輩。豪俠之疇。往往籠夫。夫之術中。而蓬心飛薄。俯仰同波。嗚呼惜哉。乃上之人。旣不得夫。晝閉郊扉者。而接之。第見夫從。與承望。僕僕大庭。不覺爲士輕。又見夫托公結倫。嘒嘒不已。不覺爲士畏。又見夫事不得請。巷議心非。又幾爲士仇。夫士而至於令人輕。令人忌。令人仇。非士之福也。然輕士。忌士。仇士。亦非國之福也。然則如何。其廉恬競之品。嚴勸懲之條乎。然恬士或不屑於獎借。競士又巧脫乎雌黃。而皎皎者。時以點白蒙辜。列德行之科。

者類。宜。侯。多。藏。者。也。則。此。典。未。可。輕。議。矣。吾。以。爲。莫。如。培。恬。之。本。而。清。競。之。源。夫。恬。逸。競。勞。士。何。苦。舍。逸。卽。勞。誠。有。所。覩。而。避。也。倘。於。校。閱。之。際。綴。翰。誠。工。疏。逖。亦。最。又。於。聽。讞。之。時。事。關。撻。掖。稍。示。優。容。彼。安。所。事。僕。僕。乎。曉。曉。乎。而。又。本。之。經。典。以。正。其。趨。申。之。臥。碑。以。嚴。其。範。不。勸。恬。而。士。自。恬。矣。不。杜。競。而。士。不。競。矣。夫。士。皆。不。競。而。恬。也。士。不。爲。天。下。重。而。因。以。其。重。重。天。下。哉。

廉潔

周禮太宰聽官府之六計。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皆以廉爲本。蓋廉者士之美名也。水名盜泉。尼父不嗽。邑號朝歌。墨翟不舍里名。勝母。曾子回車。亭名栢人。漢后夜道。何者。名害之也。名之不善。尤且羞之。况親爲汙行。以自辱其名哉。昔孔子東西南北。不受廩丘之養。曾參敝衣以畊。不受魯君之邑。子思緼袍無衣。却子房之裘。原憲桑樞。甕牖。辭常祿之賜。此皆守冰壺之潔。甘塵甑之貧。卓哉尚矣。下此則却金之楊震。還珠之孟嘗。

拔葵之公儀休。斷芻之第伍倫。披絮之吳隱之。酌水之鄧伯道。遺絲之山濤。留犢之時苗。淡食之宣秉。曳柴之王良。不持一硯之包拯。不受衣襪之劉恕。豈惟清白立身。亦且貞廉勵俗。若乃晉世惟貴於錢神。漢台不慙於銅臭。貨賂上行而賞罰失。貪求下布而廉耻衰。是以張武受賂。李訓鬻官。蘇逢吉市權。李師望裒積。當官以割剝爲務。居位以財賂爲親。是民之蠹也。國之病也。嗚呼。富其身而不足。且思及其子孫。是亦奪諸其民之子孫者。以與之也。已且盤遊而婦子。敖以嬉焉。民且勤動而婦子悲哀。以死焉。是求免於鬼責且難矣。而况等於孔顏哉。太史公曰。晏嬰若在。吾爲之執鞭。意有激而云然也。

### 崇儉

易賁之六五曰。束帛箋箋。吝終吉。伊尹告太甲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儉之義大矣哉。故上古之世。採椽不斲。茅屋不剪。衣布褐。飯土斲。鑄金爲鉏。埴爲噐。工不造奇巧。世不寶不可衣食之物。各安其居。樂其俗。甘其食。便其噐。是以夜光之珠。不飾朝廷。犀象之

器不爲玩好。趙國之女不充後宮。駿馬馱馱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自天子已然。而况其下者乎。故魯莊公將刻桶。大夫御孫諫之。吳闔閭有儉德。楚子稱之。季文子死。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晏平仲爲相。豚肩不掩豆。一狐裘三十年。他若高允之布袍。劉寵之陋巷。宣秉之布被。祭遵之韋袴。是皆革奢侈以從儉約。澆風以返淳。雖未必君子之去泰亦庶幾乎君子之戒盈矣。若乃聚鵠冠者必招鄭伯之惡。戴瓊弁者遂致河神之乞。管氏朱弦反

玷敬叔載寶來朝。陳咸之玉食何曾之蒸餅。則皆弊化奢麗。怙侈滅義而已矣。甚則瑤臺瓊室。象箸王杯。以奢亡天下。臺被文繡。車掛犀象。以奢亡其國。曳羅紈。甘梁肉。以奢亡其家。蠟薪錦帳。玉鳳金龍。以奢亡其身。是奢之爲禍。竟不如儉之爲福也。雖然。過奢不可過儉。亦不可數米而炊。稱炭而爨。唐韋莊儉也。然盜矣。繫鑰腰下。行如環珮。張充儉也。然嗇矣。單衣責償於從子。如王夷甫家。廟不立。祭於堂。簾如王叔介。君子又奚取哉。



讓國

昔季子三以吳國讓。君子非之。曰廢先君之命。未孝也。執禮全節。使國篡君弑。未仁也。嗚呼。持此罪。延陵則爲善者。其怠矣。且讓與爭。孰賢乎。自風會下流。人心不古。利涉秋毫。易生忿愾。求其履高抗節。至再不移。遜千乘。若敝蹤。然而甘退。畊於野。迨今有吳之祀。寂寥而延陵之響。而在。非至德哉。當與夷齊。逃孤竹。伯雍。遜荆吳。異代同節矣。昔子魚君宋。茲父讓也。昭王位楚。子西讓也。負芻入曹。子臧讓也。襄公繼鄭。子

良讓也。下是則韓無忌。嘗讓位於厥矣。韋玄成。嘗讓位於弘矣。劉愷。嘗讓位於憲矣。鄧彪。丁鴻。嘗讓位於異母弟矣。不特此也。唐睿宗。欲立隆基爲太子。以宋王成器。長難之。成器讓曰。臣死不居平王之上。卽日退就藩服。若此者。皆能謝莫大之榮。甘臣工之賤。輕茅土之利。樂寒散之濱。卽不盡計其合道與否。孰非輕富貴而薄勢位者哉。使有國家者。能存是心。則王子帶。何至於爭周。曠輒。何至於爭衛。糾白。何至於爭齊。厲昭。何至於爭鄭。秦不必鍼懼。選晉不必詛留。羣

公子。閨寢無蹠血之歎。青雀無投懷之嘆矣。惟夫利欲動於中。而矛戟森於外。此覬覦攘盜者。所以紛紛於世也。歟。善乎。唐人有言曰。時平則先嫡長。世亂則先有功。此弭爭之道。訓讓之方也。

明節

古人三揖而進。一辭而退。禮之峻也。四十而仕。五十而爵。論定然後官。官定然後爵。仕之難也。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分之嚴也。當其筮仕之初。有介而厚。別有辭以正名。有儀以通情。有文以致敬。一壞於

春秋。銜玉求售。再壞於戰國。彈鋏歌魚。自是以降。曳裾王門。奏記相府。獻詩自媒。上書自鬻者。不絕。是故二十四友。非晉之善事。八關十六子。非唐之美稱。甚者。楊雄筆劇秦之論。韓愈伏光範之門。范杲獻玉堂之記。胡旦獻河平之頌。張師德兩及相門。韓魏公一接堂吏。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人。也。猶不免於喪節。况其下者乎。伏在車下。泣血孫陽。何其卑也。突梯滑稽。以叨斗升。何其污也。日置驛馬。請謝賓客。何其勞也。得近伯王。不羞牛口。何其辱也。四至九卿。甘宦若飴。

何其貪也。身處江湖。心懸魏闕。何其鄙也。懼不得意。坐而書空。何其隘也。若此類者。不能明節。不能遺榮。令與立枯吐哺之輩。塵甑鑿坏之倫。同日並論。則高下相懸。奚啻千里。求如嚴光之烟火。桐江徐穉之躬耕。南畝劉贇之不通。司馬陳師道之固辭。章惇豈易得哉。雖然。明節在士類。振作在朝廷。上以節義較天下。而人有不靡然趨之乎。譬張鵠以行賞。亡不射矣。詈鬼以除疾。亡不罵矣。夫嚴母之育姝子也。重闈以衛之。桂檜以飾之。下堂必保傳。夜行必執燭。是以窺

踰之隙不生。而貞潔之德全矣。故廉耻者士之衛也。軌物操守者士之保傳也。節義者士之燭也。若徹衛息燭。廢保去飾。則宋姬虞女。終不可期於世矣。先王有見於此。立激勵之方。興勸賞之法。致式閭之敬。施表墓之恩。安章懸旌。以彰其徵。累帛加璧。以示其聘。由是義明而節崇。雖有昏亂之世。而無失身之士也。

### 安貧

昔原憲居蓬蒿中。併日而食。子貢結駟連騎以從。子貢曰。甚矣子之病也。憲曰。吾聞無財謂之貧。學道不

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莊子衣大布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耶。生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憊也。衣敝履穿。非憊也。由此觀之。貧者士之常。詩咏終窶。易載六極。厥有以也。古之善處貧者。有門蓬戶以爲居。有陋巷席門以爲室。有百結懸鶉以爲裘。有被褐牛衣以爲飾。有藜藿菜羹以爲齋。有塵甑釜魚以爲給。有賣薪鬻畚以爲生。有傭書販繪以爲食。適然不知乎榮辱。退然若忘乎利害。此志士之高蹈。貞夫之卓行也。其視韓愈規規以送窮。

楊雄戚戚而逐貧。不亦陋乎。大抵與其覲覲乎紆朱綰玉之樂。不如荷鋤東坂。棲遲於橫泌者之安也。與其垂慕乎韜金衣紫之榮。不如帶經南畝。偃息於蒿萊者之潔也。與其聚景公之千駟。孰與足顏子之簞瓢。與其求况家之金穴。孰與臥袁安之雪門。與其希季倫之步幃。孰與偃王褒之土室。與其獲王氏之田園。孰與處陶潛之環堵。蓋富貴而苟得不若貧賤而能安。仁樂義也。夫士君子以修身爲務。困倉倒不爲羞。篋筥空不爲屈。貧何暇計乎。孔子曰。芝蘭生於幽

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爲困窮而改節。厥有旨哉。

評人類

擬儒

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有游俠之儒。有文史之儒。有曠達之儒。有智數之儒。有章句之儒。有事功之儒。有道德之儒。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察之然後可以入道也。威以制之。術以凌之。才以駕之。強以勝之。和以誘之。信以結之。夫是之謂游俠之儒。上自羲軒。下迄近代。載籍之繁。浩如烟海。莫不擷其玄精。嚙其芳腴。搜其闕逸。畧其渣滓。約其枝蔓。引觚吐。

辭頃刻萬言而不之止。夫是之謂文史之儒。三才以之混也。萬物以之齊也。名理以之假也。塗輒以之寓也。雖有智者莫測其所存。夫是之謂曠達之儒。沈鷺寡言逆料事機。翼然凝然。規然幽然。漆漆然速速然。察察然獵獵然。千變萬化不可窺度。夫是之謂智數之儒。業擅專門。代異黨同。以言求句。以句求章。以章求意。無高而弗窮。無遠而弗卽。無微而弗探。無滯而弗宣。無幽而弗燭。夫是之謂章句之儒。謀事則向方畧馭師。則審勞佚。使民則謹蓄積。治國則嚴政令。服

衆則信刑賞。務使澤布當時。烈垂後世。夫是之謂事功之儒。備陰陽之和。而不知其純。涵鬼神之秘。而不知其深。達萬物之理。而不知其遠。言足爲世法。行足爲世表。而人莫得而名焉。夫是之謂道德之儒。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游俠之儒。田仲王孟是也。弗要於理。惟氣之使。不可以入道也。文史之儒。司馬遷班固是也。浮文勝質。殲絕斲朴。不可以入道也。曠達之儒。莊周列禦寇是也。肆情縱誕。滅絕人紀。不可以入道也。智數之儒。張良陳平是也。出入秘慮。或流譎

詐。不可以入道也。章句之儒。毛萇。鄭玄。是也。牽合附會。有乖墳典。不可以入道也。事功之儒。管仲。晏嬰。是也。跡存經世。心則有假。不可以入道也。道德之儒。孔子是也。其道則仁義禮智信也。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也。其事易知且易行也。行之則身可修。家可齊。國治。天下平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史遷以儒與五家并列。荀卿謂儒有大小。楊雄謂通天地人曰儒者。要皆不足以知儒也。然則儒亦有異乎。曰位不同也。三皇儒而皇。五帝儒而帝。三王儒而王。皐陶伊傅周召儒而臣。孔子儒而師。其道未嘗不同也。雖然。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

### 隱逸

逸民之名則一。而行則有三。上焉道德。其次性隱。最下名隱。何謂道德。出處進退。關係天下。王公不得友。萬乘不得臣。世可知其名。俗不蒙其教。是抱道而隱。隱之上也。何謂性隱。行有過僻。志在深傲。適志江湖。草芥軒冕。入室清風。升牖明月。是率性而隱。隱之次也。何謂名隱。欲進則懼禍。欲退則思進。為恠行以動。

衆飾恢言以矯物。上則邀天王之命。下則媒當世之稱。是吊名而隱隱之下也。道隱者賢人也。性隱者野人也。若名隱則小人而已矣。嘗觀躬莘郊之來。投渭濱之釣。西山採薇。昭映無極。桐江一絲。繫漢九鼎。觀此人之進退。卜社稷之休咎。非古之道。隱乎。詠詩於伯陵之鄉。採藥於武安之山。恥亭長則擲楫。羞折腰則解綬。四明狂客。鄙貴顯而不顧。少室山人。勤三詔而不起。非古之性。隱乎。以遁迹爲假途。以逃名爲媒。身隱居終南者。有捷徑之譏。果爲人知者。有干進之

請。非古之名。隱乎。雖然。上天之意。本以安世。宰物爲功。聖人之德。亦以行道。濟時爲賢。故世有堯舜。傾否禹湯。拯亂之心者。視道隱之人。猶樵蘇民耳。况性與名者哉。故今之君子。每譚高節之士。而嘆賞仰少微之星。而景行者何也。以其優於奔名競進之徒也。是故伏在車下。泣血孫陽。孰與南山三友之高哉。突梯滑稽。以叨升斗。孰與白衣御史之榮哉。日置驛馬。徧謝賓客。孰與南山布衣之安哉。四至九卿。甘宦若節。孰與泰山處士之休哉。鬱不得志。坐而畫空。孰與二



十年西湖者之優游哉。噫。有時焉。烏可執也。君子亦相夫時而已矣。時而可出。當慰天下。以雲霓塗炭之急。時而可處。當養天下。以林泉澗壑之高。則進非干名。退非養望。而於道也。均無弊矣。苟不此之揆。而徒競競不污。入山入林者。則又聖賢之罪人也。

養重類

威名

威者內所養也。名者外所宣也。匪威則嚴憚易生。匪名則芳躅易著。惟威惟名。制遠服叛之資也。士處身閭巷。徒競競行義。期沒齒不少玷缺。固無事威名也。已。卽鴻漸青雲。矢謨奏猷。使功濟王室。慶流生民。聲施于九夷八蠻之外。曷嘗不威名是籍哉。威名素著。則可以端委几席。垂紳廟廊。而奸雄戎狄莫敢生心。且惕然懼悚然喙矣。其衛社稷。顧不休哉。是故單騎

見虜。汾陽之威蓋天下也。西賊膽寒。韓范之名震邊陲也。富臯爲公輔而契丹問其起居。君實入相元祐而遼人勅其邊吏。耶律永昌拱手却立。非以潞公累朝之宿望乎。夷虜畫像以御魍魅。非以王畋韜畧之有素乎。余襄公恩被異域。而諸酋願指氣使。文正甫涖大名。而胡人潔服入見。他如河湟告警。邊吏束手。或解綬遁矣。趙戩時爲陝西經畧使。巡邊至鍾子軍。元昊方近塞。謂其下曰。我已遣使稱臣。朝廷胡爲用此公。護諸將遂愕愕而退。嗚呼。夷狄竊發自古患

之所在。兵興。天子降詔。注意守禦。臣寮動至。具集數萬師。轉餉千里。而克奏厥者鮮矣。乃汾陽輩不費斗糧。不勞寸兵。先聲所至。夷虜莫敢誰何。而潛消其鴛傲難馴之氣。威名所係。顧不大與。雖然。韓信服膂下。誅秦蹙項。孔明名高。臥龍迄無尺寸功。則威名固英雄所忌也。而胡爲乎尚之。不知兩雄對壘。有名之師。彼潛備焉。而卒無以得志於敵。是故威名非將之利也。惟戎狄類禽獸。不可以化誨懷服。非隆威重望。疇其懾之哉。疇其懾之哉。

威儀

夫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莫先於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制之禮也。爲冕服章采以旌之。爲佩王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以懈慢也。容貌者人之符表也。容貌正則性情治。而盛德著。故可以爲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威儀故也。若夫惰其威儀。玩其瞻視。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

大抵衣冠飾貌。人見而敬之。毀冠而囚首。人不讓席矣。乘駕唱騶。人望而避之。敝車而單行人。不讓路矣。有威無威。其致相遠也。夫日月乘象。人不敢侮。山川示險。人不敢踰。威儀不愆。人不敢慢。若夫禍敗之所由。則皆媒媢以爲階也。可無慎乎。昔惠公以慢。瑞無嗣。文公以肅。命興國。郤欒以傲。享徵亡。與缺以敬。妻受服。良宵以鶉。奔喪家。子展以草。蟲昌族。君子感凶。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罄折。坐必抱鼓。視不離。夫結繪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俯仰可宗。揖

讓可貴。故爲萬夫之望也。漢唐而下。若馮參之容儀。張堪之修整。侯霸之威容。牟融之端重。朱暉之進止。有禮。何熙之動作有節。雖非本于德著。亦皆善其表則矣。若夫達奚武。華飾居位。不持威儀。行常單馬。門不施戟。以此取輕于世。第伍倫在位。以清白稱。時人方之貢禹。然不修威儀。亦以見譏于時。劉康公曰。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此之謂也。

### 閑邪類

#### 去邪

小人者。以聚斂爲嘉謀。以詭妄爲長策。以侵尅。怨爲匪躬。以譖毀服。讒爲盡節。所以有國家者。重絕之也。周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書曰。勿以儉人。其惟吉士。詩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傳曰。聚斂積惡。不知紀極。小人之不可不去也。如此是故。共工比周爲黨。大舜所以流也。羲和遯棄厥司。仲康所以殛也。華士惡而怙終。太公所以誅也。少正卯辨而不實。孔子所

以戮也。蓋正臣進者治之表，奸臣進者亂之兆。章章可驗也。何者？小人之害如目之有眇，耳之有充，嘉穀之有蠹，梁木之有蠹，眯離婁之目，則天地四方之位不分矣。充子野之耳，則雷霆蠅黽之聲莫辨矣。雖后稷之穡禾易長，畝而蠹傷其本，則零碎而不植。雖公輸之巧臺成九層，而蠹空其中，則圯拆而不支。故使小人在位，雖湯武猶難爲國，而况于世主乎哉？傳曰：水有獮獺而池魚勞，國有奸臣而良民消。故茂林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夫理國之道，除佞鋤奸，然後百姓均平，各安其天也。若夫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竟不能斥；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奸，而竟不終退；弘恭石顯之惡，元帝已知其毒，殺師傅而卒不能去；王介甫徧拘亂法，神宗心覺其非，而終不忍罷。此之謂姑息隱忍，以自速其咎，未有不至於敗亾者也。

闢邪

邪說之在天下也，知闢之者存乎德，能闢之者存乎位，乘其機而變易之者存乎時，妙其術而潛化之者

存乎道。有位無德。則所以闢之無其具。有德無位。則所以闢之無其勢。無時則力阻而難成。無道則變生於所激。宜乎其去之之難也。先王之世。道一俗同。無端之異。無邪之闢。王風降。異論起。邪說熾。王道衰。於是孟子起而闢之。然後天下始知有聖人之大道。然徒能使之知。而不能使之去邪。以就正。則位之不在也。西域通。佛教入人心。喪王化。微於是。韓子起而斥之。然後天下始知有夷教之害人。然亦能使之知。而不能使之人人而火書。則時之不遇也。李德裕有其時。能汰僧徒。毀梵宇。而不能使之絕者。化之無其道也。唐武宗有其位。能去經像。乃遊僧。而不能使之熄者。本之無其德也。有宋之興。太儒繼作。爲本論。以專攻佛氏之失者。歐陽子也。爲惟說。以兼攻時文之弊者。石徂徠也。爲崇正辨。以極詆佛氏之害者。胡氏也。惜乎有德無位。有道無時。亦托之空言耳。要之。凡民淺識。佛因迷之。謂之惑。凡民懦氣。佛因憐之。謂之懼。凡民貪情。佛因誘之。謂之貪。溺於異端之說者。不過三者而已。上士立德。以教變之。中士立功。以法革之。

下士立言以辭闢之。欲闢異端之教者。亦惟三者而已。以此三立去彼三溺。亦何難之有哉。今天下患無兵無食。吾則以爲不召募而可足。兵不加賦而可足。食何也。取天下之異服者而甲冑之。取天下之異類者而室家之。則向之披緇削髮者。皆今之披堅執銳也。卽其居以爲營。卽其田以爲屯。則昔之連雲跨邑者。皆今之可守可耕也。夫夷狄者。天下之夷狄。異端者。人心之夷狄。我太祖能驅天下夷狄而樹百王之絕業。苟我

皇上又能驅人心之夷狄而建百世之奇功。豈不偉歟。噫。聖天子何爲惜此舉動而不爲天下萬世去一蠹也。

### 奄寺

宦官之設。其來久矣。考之周禮。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宮者守居。剔者守囿。髡者守積。先王未嘗不用刑人也。但其職卑。其數寡。所職者非酒鹽之徵。則春饌之賤。非戶庭之隱。則守桃之幽。况又有公卿大臣以統之。豈容有越法亂紀者出於其間哉。周衰入於春秋。

勃貂立公子無虧。則奄人預廢立矣。繆賢薦舍人蘭相如。則奄人預薦舉矣。恃勢怙寵。竊權亂柄。至漢唐爲甚。弘恭石顯。久典樞機。而張堪蕭望之。不得用。曹節王甫。搖亂國柄。而陳蕃竇武。不得行。漢之政柄。悉歸於寺人矣。唐太宗鑒其弊。而深抑宦官。然未及數世。而力士輔國。元振者相繼並出。始則省決奏章。終則參預軍謀。視天子如委裘。凌宰相如奴僕。德宗頗振紀綱。宦官稍黜。未幾文場仙鳴。並典宿衛。太阿之柄。落其掌握矣。熙昭之世。守澄士良。勢益驕橫。自稱

定策國老。目天子爲門生。後雖欲除其黨。而任不得人。遂至喋血禁途。積尸省戶。天子飲血吞氣。自比赧然。而唐之宗社。因以丘墟。嗚呼。宦官用權。貽毒國家。自非上智之主。烏能察其奸。而除其黨乎。雖然。奄宦未必無可取者。如巷伯之嫉惡。寺人披之事君。鄭衆之辭賞。呂強之直諫。曹日升之救患。馬存亮之弭亂。楊復光之討賊。嚴尊美之避權。張承業之竭忠。其中豈無賢才者乎。顧人主不當假之威福耳。苟不能禁之於始。而縱之。又復不擇是非。而槩以誅之。是欲以



去亂而適以長亂也。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溺漢。崔昌遐襲之於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之憤，而國隨以亾。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惡木之蠹而伐之。其爲患豈不益多哉。

### 習染

墨子見染絲者而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人亦猶然。司馬光曰：風俗之善惡恒係於習染。赤子之啼無有五方，其聲一也。及長則言語不

通飲食不同，無他所習異也。故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君子之游，譬入蘭室，與之俱化矣。小人之遊，譬入魚肆，亦與之俱化矣。故染不可不慎也。故居繁麗之區者，或失之夸詐；鄰販鬻之地者，或流於貪鄙。是以齊人多詐，公孫弘儒者猶效之。楚人深於怨，雖屈平之賢不免也。習俗染人甚於水火。向非特立之士，鮮有不爲所易者。鸚音之醜，以泮林而變好；茶味之苦，以周原而成飴。而况於人乎。雖然，非獨君子有天下國家者，亦係於所染也。昔者太甲

始亂典刑終爲有商令主者染以伊尹也桓公始會  
葵丘終而身死不葬者染以易牙也夏桀染於羊辛  
岐踵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周幽染於虢公鼓祭公敦  
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爲天下戮晉文染於舅犯郟  
偃荆莊王染於孫叔敖沈尹蒸吳王闔廬染於伍員  
父之儀所染當故伯諸侯而名稱後世染之所係章  
章如此也然天下有上智之資聖賢之質亦豈爲其  
所變哉譬夫桂生峻嶺雲霞不能泫其花蓮出綠波  
飛塵不能汚其萼良由所附者高則外物不能累  
所憑者潔則濁誘不能沾也

### 崇厚類

#### 事師

淮南子曰民生於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夫以師  
之爲分與君親等豈不以成我猶生我而司教卽司  
牧也世之言事師者徒以侍臯比執六籍相與奔走  
於門墻几席之下更端則對役使則承不知特疏節  
耳記不云乎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  
死心喪三年言弟道也粵稽古昔從於匡從於陳蔡  
忠誠恭敬擯九死以不易者皆昔日杏壇執經洙泗

辨難之徒也。七十子於弟道脉矣。他如龔勝死而門人制服者百數。義不忘其師也。歐陽歙獄而諸生守闕者千餘人。義不死其師也。吳章之斬門人奉頭鼠竄而雲敞自劾以收屍。何其偉也。孫拯之獄。孟玖肆意羅織而費慈明寃以代死。何其烈也。廉范嘗師薛漢矣。漢誅門生莫敢視而范獨收斂不避。謂之見危能授非耶。郭亮嘗師李固矣。固誅親戚莫敢臨而亮獨守喪不去。謂之患難不避非耶。又有寧驚乘輿寧冒鈇鉞寧以箭貫耳出其師於萬死一生之際如楊政之待范升者。豈不毅然丈夫哉。其與陳相之背愛眠之嘲。劉恕之叛正。宋挺之娶妻者何如也。事師者勉哉。

### 養老

嘗聞引年尚齒。列代弘規。序舊酬勞。哲王明範。是以有虞氏深衣而養老。用燕禮。夏后氏燕衣而食老。用饗禮。殷人縞衣而養老。周人玄衣而養老。兼用虞夏殷之禮。三王四代。未有遺年。年之重於天下也久矣。養老之禮。不可不講也。西伯善養二老來歸。商王播

棄黎老隱遁。厥有明驗也。先王知其然。故饋漿而酌爵。非無人也。而天子親之。割牲而總干。非無人也。而天子至。自袒焉。冕焉。而爲之。天子事老者。蹶蹶然。如子弟之事其師。而莫敢肆也。老者受天子之奉。衍衍然。如自受其子弟之奉。而無所讓也。若然。豈先王以爲天下之子弟。不足以尊事天下之老者。而至於以身代天下子弟之役哉。蓋王化始於養老。老尊有所伸。固不得而降。敬有所隆。固不得而殺也。周衰而此禮廢矣。米肉有賜。帛絮有加。非無養也。君子則曰。此漢文之粉飾也。李躬三老。桓榮五更。非無養也。君子則曰。此漢明之文具也。降是而唐宗幸甄權之宅。鮮養老之隆禮。宋祖賜百歲之金。無尚齒之實心。皆於養老乎缺矣。甚至白首而從征。役黃髮而羈奴隸。斷斷然。少肩其老。老下其少。而莫之正也。由此言之。鄉黨之間。亦不復知齒貴矣。而况於朝廷之上哉。嗟乎。王教興。則老者尊於朝。王教廢。則老者不得尊於鄉。世爲之也。

報德

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螾。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矣其愛鼠與兔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二獸。螾非性之愛。二獸也。爲其假足之故也。二獸亦非性之愛。螾也。爲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夫禽獸昆蟲。猶相有報也。而况士君子乎。傳曰。校無忘其根。德無忘其報。是以趙孟活餓夫於委桑。而免入朝之難。周武蔭暘人於長檄。而歸華陽之馬。秦穆飲盜駿之酒。而申韓原之戰。趙簡棄白驃之肝。而獲翟人之甲。魏顆從嫁妾之命。而來杜回之亢。僖妻施盤璧之殮。而保負羈

之官。楚莊赦絕纓之臣。而奏敗吳之績。顧榮啖執炙之士。而免臨刑之誅。北郭殺身以明晏子。辛俞從死以報欒盈。豫讓漆身以答智伯。禽息碎首以登百里。所以致身不辭。沒身無悔者。皆不背恩之道也。嗚呼。綈袍雖薄。尚繫須賈之仁。簞食且微。猶酬中山之惠。况受非常之德。而有不報之者乎。此義不明。背施滅德者。踵至矣。吾見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越饑。吳與之粟。吳饑。越閉之糴。此所謂德出而怨。反恩獻而仇。酢宜乎。秦大伐晉。而吳遂棲越也。他如敏中

得志而擠李德裕。楊畏用事而叛大防。此何其用心之忍乎。比於銜珠之隋蛇。持環之楊雀。誠愧之矣。雖然受恩貴必報。而於德貴不德。昔有言於魏無忌者。曰。人有德於公子。願公子無忘。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旨哉言乎。可爲施報者之法矣。

### 睦族

先王之世。大司徒以六行教萬民。故當時鄉黨閭巷。皆有宗族之誼。骨肉之愛也。貧相收。難相救。死喪相助。慶吊相交。慨政衰教弛。卽同原共宗之親。且乖離

渙散矣。嗚呼。教之行也。異類爲膠漆。其廢也。同氣爲秦越。悲哉。嘗思一族千萬人。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也。譬諸身焉。爲耳目。爲鼻口。爲手足。爲腹心。百體具矣。一人之氣之所爲也。一體受病。手爲之擘。足爲之踊。口爲之呻吟。其自刃。自戕。蹈水。赴火。非病心。抱狂。或有所憤激。誰不欲保其身乎。乃至親其族。不若保其身。惑也。昔唐堯行之。故化協四海。周幽昧之。故怨彌九族。親疎少異。興廢頓殊矣。范希文嘗自誦曰。吾宗族甚衆。於吾雖有親疎。自吾祖宗視之。則皆

子孫也。吾安得不恤其貧寒哉。古昔君子率由是道。平仲既貴。父之族無異乘車。廣受歸老。罄御賜之千金。而賑恤族屬。樊重三世共財。楊遁百口偕爨。劉君良四葉同居。張公藝九世不析。裴寬擊鼓會飯。李昉計口給餉。睦族之誼。庶幾近之。外此則吳之范。江州之陳。麟溪之鄭。謂之義門。非與。奈何世之都三公位。享萬鍾祿者。其邸第之雄。車服之富。樂餘其身。留餘其子孫。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而入。挈壺漑爲溝中瘠者。何限。皆公之罪人也。敦族之道。奈何。亦曰總麻無服之親。同爨也。謂之義叙。分井以給之。謂之義田。儲蓄以備其急也。謂之義倉。列室以居之。謂之義宅。羣族人之子弟而教之。謂之義學。斂棺會葬。謂之義塚。則亦庶幾其可矣。不然。沒何以見祖宗於地下。生何顏入家廟乎。此仲淹所以痛心也。

交道類

議交

胡質曰。古人之交。取多。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交可終。慨自伐木息響。谷風興。怨時有乎。居里巷。相愛慕。遊戲相征逐。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阱。不一引手救。擠之。而又下石焉者。皆是也。嗚呼。世路嶮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嶄絕。其臚於涓。賣於寄。戕賊於耳餘。構隙於蕭朱者。不可勝數。此



王丹威子以擯。起翟公勒門而示絕。厥有旨哉。雖然。昔鮑叔有疾。管仲爲之不內漿。曰馬爲知己者。良士爲知己者死。鮑子亡。天下莫我知。安用水漿。此之謂心同琴瑟。道叶膠漆者也。其次則王陽登而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傷。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亦足尚矣。若乃雷陳之堅。魏灌之驪。夏潘之連璧。呂嵇之命駕。脂習撫尸於孔融。吳範代死於魏滕。范雲營斂於王駭。方翼收骨於持滿。擬之耐久之朋。把臂之友。剖心之誼。刎頸之交。真無愧矣。雖然。定交必自擇。交始。文中子不云乎。君子先擇而後交。故寡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多怨。猶之種樹。須擇地。惡土變木根。所以趙典不友非德之士。龜蒙不交流俗之人。母將隆預絕乎王莽。陳瓘預疏乎蔡卞也。

遇合類

知己

昔人有言曰。芳蘭芬烈者。清風之功也。士起丘園者。知己之助也。故君子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惠施卒。而莊子深瞑不言者。何哉。悲同志之剝落。傷知己之淪喪也。昔人謂得一知己。南山白額。虎不難縛者。豈不足賴而云與。是故。舟遇險則有功。燭遇夜則有功。藥遇病則有功。桔槔遇旱則有功。戈弩劔戟。臨衝兜鍪。遇戰鬪則有功。士

遇知已則有功。韓信不見知於蕭相。終爲胯下夫。寇恂不見知于耿况。終爲功曹吏。高崇文不見知於杜黃裳。無以成討賊之功。謝安石不見知于桓温。無以定江左之業。張柬之不見知於狄仁傑。無以奏及唐之勲。孰謂人之奮起庸非本於知已之助乎。夫吳榜越船。不能無水。而浮青虬。赤螭。不能無雲。而飛。故和璧之在荆山。隋珠之潛重浦。非遇其人。焉有連城之價。照車之名乎。昔買臣忍饑而行歌。王章苦寒而坐泣。蘇秦握錐而忿懣。班超執筆而慷慨。豈顧鬱不

自適哉。困於知已之寡也。雖然。芝蘭生於幽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爲困窮而改節。故良農不爲水旱而輟耕。良賈不爲折閱而輟市。士君子不爲貧窮而違道。知不知係之人。修不修係之已。處困窮拂鬱者。慎無戚戚也哉。

附托

太史公曰。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名益顯。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聲施後世哉。故嘗謂先達得人而

托則道德彰而名聞流。後進得人而托。則事業顯而  
爵位通信。有如太史公所稱者。夫蚩蚩終日經營。不  
能越階亭。及攀鴻翮。則翔四海。霜鴻托秋風。以成輕  
舉之勢。騰蛇附春霧。以希凌霄之遊。薜蘿係青松。以  
茂穿雲之蓋。物嘗伸於有所托也。况於人而無附托。  
以成就其名乎。雖然。附托固可以成事。而托之不善。  
亦足以僨事。有鳥於此。架巢於葭葦之顛。天喟然而  
風。則葭折而巢壞。其所托者不善也。稷蜂不攻。而社  
鼠不熏。其所托者善也。昔杜谷之附王氏。蔡邕之附  
董卓。楊雄之附王莽。朱穆之附梁冀。荀彧之附曹瞞。  
潘岳之附賈謐。不免於取敗焉。卽稷蜂社鼠竊笑之  
矣。嗚呼。可哀也夫。

年齒

昔子奇年十八。齊君使治阿。旣行。悔焉。遣追之。追者  
返曰。子奇必能治阿矣。共載者皆白首也。子奇至邑。  
果敗魏師。而阿大治。夫子奇弱冠宰邑。必賴白首以  
濟。則知國有老成社稷之福也。故聖主尊黃髮。式台  
背。屬任以政者。得非取其更閱之久。練習之多乎。是

以周之太公。八十而鷹揚乎牧野。漢之充國。七十而  
虎捷於金城。王將軍雖老。猶收勝敵之功。馬伏波矍  
矍尚建武陵之績。以至申公年八十矣。就徵而興明  
堂之議。張柬之年八十矣。靖難而成反正之功。文彥  
博當宋主更化之初。年垂九十。以太師爾起平章。又  
五年而後致仕。羅結元當北魏草創之際。年一百有  
七。以侍中總攝諸曹。又二年而後歸政。奈之何後世  
有限年之制乎。雖然。年可以限庸材。而不可以限豪  
傑。賈誼二十四而陳治安之策。鄧禹二十五而陪中  
興之佐。孫堅二十五立威江東。孔明十九奮起南陽。  
以至甘羅之於秦。張辟疆之於漢。謝安之於晉。陸贄  
之於唐。皆以妙齡取卿相之位。名光當代。業垂後裔。  
孰謂年可以限豪傑哉。若不問人之賢不肖。而槩拘  
以年齒。自托於任用老成之說。則公孫弘六十進用。  
何乃卑諂。殊尤朱買臣五十對策。胡爲導諛。特甚。胡  
廣馮道之輩。皆以耄耄逢君。遺譏萬世。何哉。甚矣年  
之不足以論士也。

知幾類

謹微

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沒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郡邑。燔山林。凡治之於微者。用力寡。而成功多也。聖賢有見于此。是以蒞衆之容。肅於燕閒之時。對賓之語。嚴于私昵之際。漆器之不作。慮奢侈之漸也。廷燎之有箴。憂怠惰之始也。絕夷狄。謹沈湎之端也。去南威。戒荒淫之門也。杜甘言。防讒譖之塗也。惜名器。塞僭逼之源也。昔蘧瑗

不以冥行情行。顏子不以夜沐改容。旬踐拘于石室。君臣之禮不廢。冀缺耕於垆野。夫婦之敬不衰。皆所以謹其微也。箕子覩象箸而流涕。尼父聞偶葬而永嘆。有旨哉。白夫忽細行而不謹。於是女子爭桑而運吳楚之兵。羊斟爭羊而致宋師之敗。郈氏介鷄而招季子之難。是以趙氏有孟姬之讒。樂盈有祁叔之訴。中行有函冶之危。智伯有晉陽之厄。此皆有所恃焉。而不謹者也。宋閔碎首於棋局。陳靈造禍于戲言。閻邴造逆於相詬。子公生殺於常龜。此皆有所忽焉。而

不謹者也。蘇史滅宗於笑譚。曹劉分地於匕筋。荒服不至於白狼。齊懿見納于竹中。衛公見亾於好鶴。此皆有所溺焉。而不謹者也。孰謂幾微其可以不戒哉。故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嘉樂之合。非一音之奏。先王之德。非一行之積。故水積成川。則蛟龍生。土積成山。則豫樟生。德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矣。老子亦曰。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層之臺。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言積小可以成著。因微可以就大也。其戒哉。其戒哉。

持盈

劉向曰。四時之序。節滿卽謝。五行之性。功成必退。故  
揚極而降。陰極而昇。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此天道也。  
勢積則損。財聚必散。年盛返衰。樂極還悲。此人情也。  
是以古之君子。衣成則必缺。衽宮成則必缺。隅屋成  
則必加拙。示不盈也。昔者周公封伯禽於魯。戒曰。往  
矣。子無以魯國驕士。孫叔敖爲楚相。自誓曰。吾爵益  
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  
薄。吾可以免於患矣。賢哉二公。履盛滿者可鑒也。孔

子讀損益而嘆曰。嗚呼。烏有滿而不盈者。觀欹器而  
嘆曰。嗚呼。烏有滿而不覆者。由此觀之。自抑者安自  
盈者危。聖訓昭然。此楚莊所以功立而心懼。晉文所  
以戰勝而色憂也。他如降高就卑。處盈知戒者。晉羊  
叔子。唐岑景仁。亦庶乎叔子。旣握大權。與弟書曰。旣  
定邊事。當角巾歸故里。爲容棺之墟。以白士居重位。  
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疏廣是吾師也。景仁爲中書  
太。宗欲令兼東宮。辭曰。臣以庸才。久踰涯分。守此一  
職。猶懼滿盈。豈宜更忝春坊。以速時謗。竟謝不受。嗚



呼。此二子所以保全功名。不罹禍譴也。

見幾

君子曰。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夫鳥獸無知。且猶先見。况靈於物者乎。所以易重知幾。詩取明哲也。故夫子聞趙殺鳴犢。臨河而返。靈公問陳。明日遂行。下此如穆生爲酒醴而去。得免胥靡之辱。袁閔爲土室而隱。得逃黨錮之禍。拂袖去國。扁舟五湖者。非鴟夷之遠遊乎。尊羹半糝。鱸魚自香者。非季膺之

思歸乎。行歌長吟。興屬雲水者。非魯望之嘉遯乎。以至楊元琰之截髮爲僧。梅福之變名爲卒。逢萌之掛冠。彭宣之上綬。淵明三徑之菊。世忠西湖之遊。皆高飛遠舉。卓乎鴻冥鳳翼也。夫郊祭之牛。養食期年。衣之文綉。以入廟堂。太宰執鸞。啓毛。方此之時。願任重而上峻阪。不可得也。商鞅之裂。吳起之刎。願被布褐而處窮廬。竟莫之能。李斯相秦。志小萬乘。及制於雲陽之市。亦願行上蔡曲徑。不可得也。謂之知幾可乎。夫行者先全已。而後求名。仕者先避害。而後求榮。故

香餌非不美也。龜龍聞而深藏。鸞鳳見而高逝者。知其害身也。彼鳥鵲魚鼈。食香餌而后狂飛奔走。遯頭屈避。固知其難免矣。

處困類

困厄

天地厄於晦冥。日月厄於薄蝕。山川厄於崩竭。聖賢生而肖天地之貌。稟日月之光。鍾山川之秀。得無厄乎。所以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版築。呂尚困於棘津。周公薨其尾。宣尼絕其糧。顏回敗其叢。蘭舟耕歌其芣苢。夷叔斃叔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夷吾受桎梏之難。百里遭飯牛之賤。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然猶罹此災况。以中才而涉亂。

世能免於困厄之虞乎。是以周勃厄於曲薄。買臣忍於負薪。劉惔貧而織屨。張華賤而牧羊。陳平窮巷席門。董威殘絮縷帛。當時數子困厄之時。言爲瓦礫。行成狂狷。影銷貌瘁。如騏驥之伏於鹽車。玄猿之束於籠圈。非無千里之駛。萬仞之捷。然而不異羸純者。無所肆其巧也。卒之業顯當時。聲施後世。孔子曰。人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不成。行愚於此。益信矣。

### 趨勢

莊周曰。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網罟之患。吞舟

之魚。碭而失水。蟻能苦之。丈夫失勢者。是不免離山之獸。失水之魚也。天下之網罟聚蟻者。豈少哉。昔李廣爲將軍。三軍皆其指揮。及廢而霸陵之尉。得以辱之。韓安國爲梁大夫。獄吏皆其所屬。及貶而田甲得以撻之。何者。勢在則尊。勢去則削也。不觀之玄蟻乎。當其居於桂林。從容遊戲。超騰往來。雖后羿逢蒙。不能射也。一旦羅枳棘之中。恐懼而悼慄。危視而蹟行。人皆得意焉。處勢不便。故也是故。廉頗居位。賓客盈庭。及免。故人盡去。翟公廷尉。賓客填門。及廢。可設雀

羅衛青日衰。左右盡事去。病竇嬰失勢。諸客爭自引歸。雖以鄭當時汲黯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况其他乎。善乎馮驩告孟嘗君曰。富貴多士。貧賤寡交。譬之趨市者。明日側肩而入。日暮之後。掉臂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勿忘其中也。今君失勢而賓客皆去。事故然也。君何疑乎。雖然。拖透失利。俛仰尊貴。往往有之。非特施及閭里。抑且行於骨肉。蘇季云。富貴則親戚畏懼。貧賤則父母不子。人生勢厚。盖可忽乎哉。誠有激而然也。

### 失實類

#### 毀譽

趙簡子曰。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正之行。邪枉所憎也。由此觀之。毀言多起於人之私惡也。王元良曰。一言之譽。東陵侔於西山。一面之榮。鄭朴踰於周寶。由此觀之。譽言多起於人之私好也。孰謂毀譽果足憑乎。是以貝錦萋菲。得肆其惑。鴉鳩鳴逝。得騁其巧。五鬼奸邪。得投其隙。喜鵲附和。得弄其唇。毀之則箕比。可以爲廉。來譽之則跖躄。可以爲堯舜。揚之則置。

青雲之上。抑之則入淵泉之下。甘言長亂。毀言銷骨。何世無之。若夫絕愛憎之原。杜讒佞之門者。其京阿封卽墨之齊威乎。其左上官右子孟之漢昭乎。其進王猛黜仇騰之符堅乎。其斥封倫賞鄭公之唐宗乎。自茲以降。不可多見也。雖然。讒言易人。而譽言難信。是以譽者寂寞。而讒者喧嘩。於是堯有不慈之誹。舜有臣父之謗。湯有放君之名。武有殺主之號。伊尹有誣君之說。管仲有愆上之名。甚至直不疑。未有兄而讒者。謂之盜嫂第伍倫。三娶孤女。而世人譖其咎婦翁也。毀言可盡信哉。大抵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溢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所以良田每敗於邪徑。黃金多爍於衆口。投杼且起於屢至。市虎亦成於三夫也。嗚呼。溺音滿耳。雖師曠不能辨其聲。朱紫並陳。雖離婁不能識其僞。青蠅簧鼓。雖上智不能燭其奸。匪今斯今。振古如茲。欲消讒而止佞。其絕囹而去媒乎。

讒譖

柳公綽曰。謂天高矣。濁氣晦之。謂地厚矣。橫流潰之。

嗟呼。讒言害人。何以異此。書放四罪。詩歌青蠅。厥有以也。語云。含沙射人。影巧言。構人罪。所以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辨。不能自免於讒。何則。衆口爍金。積怨銷骨也。不特此也。以申生之孝。而不存於驪女。以蕭生之智。而縊死於石顯。以賈子之才。而放逐於絳灌。以陳平之術。而見誣於受金。武安一去。咸陽十里。而應侯之譖已行。樂毅下齊。七十餘城。而燕昭之書盈篋。蓋蒺藜在田。良苗無所措其根。邪佞在朝。忠直無所容其身也。荆

和璞而泣。曰。安得良工。而剖乎。屈原行吟澤畔。曰。安得舉幽而察之。蓋皆有激而爲憤惋之辭也。雖然。讒言非獨禍君子。亦并禍國家。昔子登謀桓。而魯隱危。樂書構郤。而晉厲弑。豎牛奔仲。而叔孫卒。邱伯毀季。而昭公逐。費忌納女。而楚建走。宰嚭譖胥。而夫差喪。李園進妹。而春申斃。上官訥屈。而懷王執。趙高敗斯。而二世縊。伊戾坎盟。而宋座死。江克造蠱。而太子殺。息夫作姦。而東平誅。是以君子未嘗不嘆息於讒人。也。雖然。造讒在小人。辨讒在人主。昔蘇秦相燕。人惡

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馱，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斷肝相信，豈移於浮言哉？故齊威烹阿而封卽墨，符堅進王猛而黜仇騰，亦率是道也。

### 形相

荀卿曰：相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果以相則子羽不空名，振諸侯乎仲不宜身，顯齊國。貌不稱者何？乃擅佐漢之謀。形不長者不應專伐蔡之績。周爨欽頤折額，世稱名儒。

而巨無霸身大十圍，乃被昆陽之戮。蔡澤魁顏，感額位至丞相，而防風身授九畝，竟罹後至之誅。相可以盡人哉！今夫世所謂相貴者，莫如秀眉重瞳。龍顏鳳姿也。然堯秀眉，魯僖馬卿亦秀眉，舜重瞳，項羽朱友敬亦重瞳。漢高龍顏，嵇叔夜亦龍顏。文皇鳳姿，李相國亦鳳姿。何也？世所謂相惡者，宜莫如虎狼蒙魑。鳶有也。然尼父面如蒙魑，陽虎亦蒙魑。竇將軍鳶肩，駱賓王亦鳶肩。楊食我虎頭，而班定遠亦虎頭。司馬懿狼顧，而周嵩亦狼顧。又何也？相果足以盡人哉！以相

而病人。於是身短者見戲於同列。形陋者取棄於尊考。王粲輕於座客。龔遂忽於漢宣也。嗚呼。安得不以優孟爲叔敖。以虎賁爲中郎。以成方遂爲戾太子。以蕭至忠爲源乾曜。以楊國忠爲裴寬者乎。雖然。相亦不可盡少者。昔公叔敖有穀難。一言食子。一言收子。越椒伯石始生。一言滅若敖。一言滅羊舌卒之。無所不應。以至馮勤八尺佳吏。見稱王商。身大敵國。致畏孰謂相可盡少也哉。

賤同

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之一也。古來知音多賤。同而思古。是以越王金鑄范少伯。晉帝圖畫宗少文。所謂遙聞聲而相思也。韓非諸說始出。相如子虛賦。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旣同時矣。韓囚而馬輕。所謂日進前而不御也。甚者魯哀遙慕稷契之賢。而不覺孔丘之聖。齊景高仰管仲之謀。而不知晏嬰之智。張伯松遠羨仲舒之博。而近貴子雲之美。夫夫子之聖。非不光於稷契。晏嬰之哲。非有差於管仲。楊雄之才。非有劣於仲舒。而猶如此者。



重古輕今。崇名毀實也。大抵凡人皆可以言古。不可  
以言今。誠使博如莊周。騷如屈原。辨如孟軻。峻如馬  
遷。富如相如。通如賈誼。若爲今之人。則世之輕之不  
少矣。桓譚曰。親見楊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能傳其  
書。嗚呼。豈特魏文侯之於子思。同世而不知師也哉。

## 宮建類

### 宮室

昔先王之建宮室也。廣不過容膝。大不過置豆。其所  
不奪穡地。其材不忘守備。其民不廢時務。其官不易  
朝常。瘠磽之地。於是乎營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  
先王所以無傷於財。無惡於天下。嘗觀堯尚茅茨。而  
四海安其居。禹卑宮室。而萬姓樂其業。殷先哲王。堂  
高三尺。周京規制度。以九筵。惜百金之費者。絕意於  
露臺。廣禦兒之疆者。忍惜於陋室。甚至寓監寺於天

街兩廊。就試院於武成王廟。明惜遠者畧近事外者簡內也。豈嘗以崇高彤鏤刻桶堊壁爲觀美之具哉。何亂君之荒志土木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谷散焉百官煩焉甚有舉國用之數年乃成而不知節者。此正所謂衆爲金壁輝煌臣爲脂膏釁血吁可痛哉。桀作璇室象廊紂爲傾宮鹿臺夏商社稷旋已告喪下至虎祈築而晉室衰章華成而楚靈敗高門就而韓侯亡阿房建而秦亥感作栢梁建章漢武之智眩矣。侈華清昭陽唐皇之志昏矣。飾珠玉萬間隋煬之

淫熾矣。倣浙江白屋宋徽之奢窮矣。若此者於目觀則美於財用則匱且隕身絕國之禍旋卽隨之。非哲王之龜鑑與。雖然古今聖賢言於此有明戒矣。書作南門書新延廡春秋所以譏也。峻宇雕墻未或不亡。五子所以歌也。彼昏不知瓊臺瑤室蘊古所以箴也。服寵爲樂伍舉所以諫也。人君欲防逸志而懷永圖者其省諸此哉。

避忌類

名諱

昔文王諱昌。而箕子洪範曰。其昌。厲王諱胡。而宣王時詩曰。胡不相畏。則詩書不諱也。信公名申。而春秋書戊申。莊公名同。而春秋書同盟。則臨文不諱也。武王祀文王之詩曰。克昌厥后。成王戒農官之詩曰。駿發爾私。則奉祀之頃。告戒之間。未嘗諱也。異哉。後世之名諱乎。爲漢帝諱者。徹侯改爲通侯。秀才改爲茂才。此固尊其所當尊。彼呂氏名雉。改雉字爲野鷄。

豈。宜。尊。耶。為。唐。帝。諱。者。劉。淵。改。為。劉。元。海。戴。淵。改。為。戴。若。思。此。固。避。其。所。當。避。彼。后。父。名。禁。改。禁。中。為。省。中。豈。宜。避。耶。宋。朝。先。正。一。名。諱。之。論。何。其。不。輕。耶。識。與。不。識。皆。稱。師。魯。兒。童。走。卒。皆。誦。君。實。是。以。字。稱。之。也。豈。非。春。秋。書。字。之。褒。乎。市。井。相。語。指。元。城。曰。劉。侍。制。閨。婦。相。呼。指。魏。公。為。張。都。督。是。以。官。稱。之。也。豈。非。春。秋。書。爵。之。褒。乎。若。夫。呼。學。而。不。呼。一。中。等。侍。中。而。不。呼。韓。琦。則。用。下。敬。上。謂。之。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宋。蓋。兩。得。之。矣。若。姚。元。崇。以。開。元。尊。號。之。故。而。

獨名崇李賀以父名晉而不應進士又何拘乎

### 建元

建元自漢武帝始而後世因之唐肅宗次但紀

歲曆無何而寶應建號則建元固近代之不可易哉然乾德蜀號也因官人鑑背而始知隆興偽號也因曾布日錄而後見則前後相復正所宜避按國朝年號犯前代者三前涼張重華五代蠻人張遇賢宋方獵皆僭永樂元武宗太子阿速急八即位上都僭天順夏主李乾順僭正德正德紀元詔下馬冢宰試

選人題爲宰相須用讀書人論。蓋用宋事以譏內閣也。然建元宜避者不止重複一節。不可像謚法如康定靖康之類是也。又不可犯古陵名如熙寧崇寧皆同劉宋陵名是也。又不可襲夷狄宮名如宣和乃契丹宮門之名。徽欽至彼入門見額而始悔是也。又不可犯府州縣名如漢之永平燕之昌平涼之嘉興宋之紹興皆建元在先而州縣之名在後。若犯若見在地名自宜避之。隆慶改元係徐存齋主議。後知

山西有隆慶州。詔改州名。然隆慶實係金虜官名。失在不詳考耳。

卷之十終

人題爲... 用... 書人... 用... 宗... 也... 元... 宜... 避... 者... 不... 止... 重... 一... 節... 不... 可... 像... 法... 知... 是... 靖... 康... 之... 類... 是... 也... 又... 不... 可... 犯... 古... 陵... 名... 如... 魏... 宗... 皆... 可... 謂... 宋... 陵... 名... 是... 也... 又... 不... 可... 變... 與... 伏... 宮... 名... 如... 宣... 和... 乃... 矣... 林... 自... 門... 之... 名... 飲... 飲... 至... 彼... 入... 門... 見... 誰... 而... 始... 悔... 也... 又... 不... 可... 犯... 州... 縣... 名... 如... 漢... 之... 水... 平... 也... 之... 言... 乎... 宋... 之... 魏... 晉... 是... 元... 在... 先... 而... 州... 也... 也... 在... 地... 名... 自... 宜... 避... 之... 除... 慶... 改... 所... 名... 有... 者... 十... 次... 復... 知... 也... 之... 上... 終...

